



立即發佈：2020年6月1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針對喬治·佛洛德被殺事件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葛謨州長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執法人員扼喉

積極的改革議程還包括國家禁止過度使用武力；對警員濫用職權開展獨立調查；披露受調查警務人員的紀律記錄

葛謨州長：「我從第一天起就表示，我和抗議者一樣憤怒，我和他們站在一起。看看那個手無寸鐵的人被殺的視頻，佛洛德先生，太可怕了。可怕。太可怕了。它顛覆了你對這個國家的一切信仰。確實如此，而且沒有任何藉口。任何有正義感的美國人都不會為它找藉口。所以，抗議，是的。失望，是的。憤怒，是的，當然。還有更大的問題嗎？當然。」

葛謨：「你想讓那一刻起作用。是的，你表達了憤怒。但是，然後你會說，『這是我的排程。這是我想要的。』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抗議者們也在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提出了明智而合乎情理的觀點。你必須加入每個人都在呼籲的積極改革議程，這樣一來，政客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這裡有一個積極的改革議程。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警員過度使用武力。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禁止扼喉。就是這樣。應該對警員濫用職權開展獨立調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提出了一項積極的改革計畫，以應對發生在紐約州和全國各地的針對喬治·佛洛德 (George Floyd) 被殺事件的抗議活動。改革議程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和扼喉；由獨立的外部機構對警員濫用職權開展獨立調查——而不是由地方檢察官開展；以及公開被調查警員的紀律記錄。

葛謨州長的演講視訊現已發佈到 YouTube 上，請查看[此處](#)；如需查看電視品質視訊 (h.264, mp4) 格式，請造訪[此處](#)。

今日演講的音訊請見[此處](#)。

州長演講速記文稿請參見下文：

我們正在討論一週後重新開放紐約市。現在我們看到過去幾個晚上的大規模集會，實際上可能會加劇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傳播。我們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封閉、關閉、戴面具、遠離人群上，當你打開電視，你會發現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這可能會感染成百上千的人。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之後。我們必須談一下，捫心自問，我們在這裡做什麼？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抗議活動昨晚在全州範圍內持續，並在全國範圍內持續。在紐約州北部地區，我們與各個城市緊密合作。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做得很出色。基本上，我們在紐約州北部地區逮捕了一些人。但是地方政府做得很好、人民做得很好、執法部門做得很好。抗議者要對此負責。在紐約州北部地區，雖然不太好，但也不壞。

我從第一天起就表示，我和抗議者一樣憤怒，我和他們站在一起。看看那個手無寸鐵的人被殺的視頻，佛洛德先生，太可怕了。可怕。太可怕了。它顛覆了你對這個國家的一切信仰。確實如此，而且沒有任何藉口。任何有正義感的美國人都不會為它找藉口。所以，抗議，是的。失望，是的。憤怒，是的，當然。還有更大的問題嗎？當然。不僅僅是佛洛德先生，還有 50 個和佛洛德先生一樣的案例。我們在紐約市就有這樣的案例。佛洛德先生和阿馬杜·迪亞洛 (Amadou Diallo) 先生有什麼不同？或者艾布納·路易瑪 (Abner Louima)？埃裡克·加納 (Eric Garner)？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學到了什麼？什麼都沒學到？

所以，是的，我們應該感到憤怒。是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是警員實施的虐待。但情況更糟。這是種族歧視。這是歧視。這是根本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父親在 1984 年談到了這個問題。演講的題目是《雙城記 (The Tale of Two Cities)》。人們仍然在談論它。《雙城記》的重點在於有兩個美國。兩套規則。兩種結果。兩種期望。這是真的。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看看我們的監獄，告訴我社會上沒有天生的不公。看看公共住房，告訴我這不是天生的不公平。

看看在全國範圍內的冠狀病毒感染率發生了什麼。更多的非裔美國人被感染，死亡的非裔美國人比例高於白人。當然，長期存在制度化的歧視。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感到沮喪，必須糾正它，必須現在就糾正它。毫無疑問，這個偉大的國家一直背負著歧視的罪惡。在這個國家成立之前，它是從奴隸制開始的。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它有著不同的面貌，但它仍然是同樣的罪惡。這是真的。這是真的。所以，讓我們用這個時刻作為改變的時刻？是。

改變什麼時候到來？明星一致，社會關注，人民關注，他們的關注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政客們追隨人民。這就是變革來臨的時刻。「好吧，領導者是領導者！」荒謬。人民當家作主。然後政客們看到人們在移動，政客們跑著去追趕人們。我們是如何在這個州通過婚姻平等法案，賦予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 (LGBTQ) 群體新的公民權利的？因為人們說，「適可而止。你怎麼能

說只有異性戀的人才能結婚，而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群體的人卻不能結婚？這符合憲法嗎？這合法嗎？」你有自己的喜好——上帝保佑你。但是在法律上，你如何區分兩類人。我們通過了婚姻平等法案。

桑迪·胡克 (Sandy Hook) 慘案發生多年後，我們試圖通過常規的槍支安全措施。你真的需要攻擊性武器來殺死一隻鹿嗎？然後桑迪·胡克慘案發生了，人們說，「夠了。你在殺害兒童？在學校裡使用攻擊性武器的兒童？在桑迪·胡克慘案中。夠了。」

在那一刻，我們通過了紐約州的槍支安全措施。創紀錄的收入不平等？人們說，「夠了，通過了全國範圍內的最低工資標準。」那是變革的時刻，現在是變革的時刻嗎？是。如果我們有建設性，如果我們聰明，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要求！僅僅這樣說是不夠的，「我很生氣，我很沮喪。」好的。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又生氣又沮喪。」

你想做什麼？你需要答案。「好吧，我要的是合乎情理的槍支改革。」好的，是什麼樣子的呢？就是這樣——三點。「我想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你想要什麼？「這是我想要的。最低薪酬 15 美元。免收大學學費。」你想要什麼？

你想讓那一刻起作用。是的，你表達了憤怒！但是，然後你說，「這是我的排程。這是我想要的。」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抗議者們也在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提出了明智而合乎情理的觀點。你必須加入每個人都在呼籲的積極改革議程，這樣一來，政客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這裡有一個積極的改革議程。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警員過度使用武力。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禁止扼喉。就是這樣。應該對警員濫用職權開展獨立調查。當你讓當地的地方檢察官做調查的時候，我不管他們做得有多好，這都暗示著利益衝突。為什麼呢？因為地方檢察官每天都和警察局一起工作，而現在檢察官又要對他們每天與之合作的警察局開展調查？利益衝突可以是真實的，也是可以感知的。人們怎麼能相信在警察局工作的地方檢察官在調查中是公正的呢？它不應該是一個州藉著一個州的。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州長沃爾茲 (Walz) 任命總檢察長負責調查。很好。在這個州，我讓總檢察長負責調查警員殺害手無寸鐵的人。很好。但這不應該是例外。這應該是規則。沒有自我監督。這是一項獨立調查。讓人們相信調查是真實的。

如果一名警員正在接受調查，怎麼會沒有相關的紀律記錄？一旦警員接受調查，如果他們的紀律記錄顯示這種行為是重複的模式，這怎麼會不相關呢？順便說一下，紀律記錄也可以用來開脫罪責。如果有紀律記錄顯示該警員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很好。這也很重要。

我們國家仍然有兩種教育制度。每個人都知道。教育取決於你的郵區。貧困社區的貧困學校的資金水準與本州較富裕學校的資金水準不同。我們在富人區每年花費 36,000 美元。在窮人區每年花費 13,000 美元。你怎麼證明這是合理的？如果說有

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貧困社區的孩子在學校需要更多的服務，而不是更少。你怎麼證明這是合理的？你不能。做點什麼吧。你們在這個國家還有孩子生活在貧困中嗎？當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找到了一萬億美元來對付冠狀病毒，但是你卻找不到資金來幫助生活在貧困中的兒童？不，你可以找到的，美國。你只是不想。它是政治意願。當你需要錢的時候，你就能找到。老實說，聯邦政府的地下室裡有一台印刷機。當他們有政治意願時，他們就會找到資金。

聯邦政府退出了房地產業，再也沒有重新涉足。我們面臨著全國的經濟適用房危機。你當然知道。但是你不資助經濟適用房。我是住房與城市發展廳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前任廳長。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聯邦政府過去在經濟適用房和建設新公共住房方面的做法。我們停了下來，把它留在了市場上。現在，你有了經濟適用房計畫。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對聯邦官員說，「幾個月後，今年將舉行大選。這是我的排程。你們的立場為何？」對國會、眾議會和參議會說，「這是你的帳單嗎？」

我聽到一些國會議員說，也許他們會做一個決議。是的，決議是好的。理論上說，我支持這一點。通過一項法律，這就是我們想要的。一項改變現實的法律，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政府的工作就是真正做出改變。做出改變。你有能力做出改變。做出改變。利用這一時刻來激發公眾的支持。利用這種憤怒來真正做出改變。並且有智慧說出你真正想要的改變。否則，如果你不知道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改變，那就只能在風中尖叫了。

我們必須在這個時刻變得聰明。這些抗議活動中的暴力掩蓋了資訊的正義性。那些利用局勢的人，搶劫的人，不是在抗議。這不是義憤填膺。這是犯罪行為，它掌握在不想做出改變的人民和力量手中，因為這樣他們就會放棄所有的努力。我會告訴你他們會怎麼說。當這發生時，他們會說總統說的第一件事。他們會說：「這些人是搶劫犯。」還記得總統發佈煽動性推文的時候嗎？「他們開始搶劫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開槍？還是他們開始搶劫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開槍？」這是 60 年代的老把戲了。暴力，搶劫，犯罪行為正中那些不想進步變革的人下懷。記住我的話，他們今天會說，「哦，你看，他們是罪犯。他們是掠奪者。你看到他們打破商店的窗戶，進去偷東西了嗎？」他們試圖把整個抗議活動描繪成他們都是罪犯，都是搶劫犯。這就是他們要做的。為什麼？他們不想談論佛洛德的死。他們不希望人們看到這段視頻。他們希望人們看到搶劫的視頻。當人們看到搶劫的視頻時，他們會說「哦，是的，太可怕了。他們是罪犯。」不，看那個警官殺了佛洛德先生的錄影。這是我們想讓人們看的視頻。

現在，我甚至不相信這是抗議者。我相信有些人利用這個時刻，利用抗議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有些人想要播下無政府主義的種子，他們想要破壞。順便說一下，有些人想要偷竊。這個時刻，你可以利用它來偷東西。你可以利用這個時機來製造混亂。我從所有地方官員那裡聽到同樣的話。他們的社區裡有人在那裡抗議。這些

人不是來自他們的社區。他們不知道這些人來自哪裡，極端組織，一些人會指責左派，一些人會指責右派。它將被政治化。但毫無疑問，有一些外部組織會來搗亂。毫無疑問，有些人只是利用這個時機來偷竊。什麼，他們闖進勞力士 (Rolex) 手錶公司只是巧合嗎？這是巧合嗎？高端商店，香奈兒 (Chanel)。這是巧合嗎？這是隨機的嗎？這不是隨機的。那麼，你能讓合法的抗議活動被劫持嗎？是的，你能。是的，你能。有些人力量會利用這一時刻，我相信這正在發生。

但我們還是得聰明點。與此同時，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花了 93 天來限制行為，關閉學校，關閉企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被毀。人們會失去工作。人們耗盡了積蓄。而現在，在我們重新開放紐約市的前一週，成千上萬的人近距離地聚集在一起？這有什麼意義呢？控制蔓延、控制蔓延、控制蔓延。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大規模聚集帶來的冠狀病毒病毒方面的後果。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可能要幾個星期才能知道。這是病毒的性質。那群人中有多少超級傳播者？「嗯，他們大多是年輕人。」很多年輕人回到家，親吻他們的母親，向他們的父親問好，和他們的父親握手，擁抱他們的父親、祖父、兄弟、母親或姐妹，然後傳播病毒？

紐約市下週開放。我們花了 93 天取得如今的成就。這樣做明智嗎？紐約州硬漢。我們從最糟糕的情況走到了重新開放的時刻。從最糟糕的情況到 50 天內 54 人死亡。我們從最糟糕的情況走到了 93 天後重新開放的時刻。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是紐約州硬漢。紐約州硬漢很聰明。我們很聰明。我們聰明了 93 天。我們團結一致、互相尊重。我們是嚴謹的。戴口罩就是紀律，就是紀律。記得戴上它，記得拿起它，記得看到別人時戴上它，這是紀律。

這也是愛。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彼此相愛。這就是社區。我們彼此相愛。是的，即使在紐約，你也能感受到愛。帶著紐約的堅毅、帶著紐約的口音、帶著紐約的昂首闊步。我們相愛。這是我們在 93 天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所做的。我這輩子都沒見過。在我的一生中，這個城市 and 這個州從未像我們這樣走到一起。我認為在我有生之年，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了。你可以說，它可能需要全球疫情才會發生。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當它彙聚在一起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的力量，可能不會如此美好以至於人們想要再來一次。

還記得當我們在冠狀病毒期間一起行動，我們團結起來，我們擊倒了冠狀病毒。還記得我們都戴著口罩，還得帶洗手液嗎？還記得我們做過什麼嗎？哇。當我們走到一起，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這是真的。對州來說是這樣，對國家來說也是這樣。你們走到一起，你有一個議程，你可以做任何事。你想改變社會，你想結束《雙城記》，你想讓它成為一個美國？你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像你擊敗冠狀病毒那樣。

人們團結起來時無所不能。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我們在過去 93 天剛剛展示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結束不公正、歧視、狹隘和警員濫用職權。我們得聰明點。我們現在就得聰明點。現在，就在這個州。在這個城市，我們今晚必須明智，因為這不是在

推進改革議程。這並不是在說服政府官員做出改變。這無助於終結冠狀病毒。我們得聰明點。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